

臣門

群書集事淵海

九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九



臣門

良吏

能以教化移風易俗者

晏子治東阿 說苑

齊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

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西門豹治功流後 史記

西門豹魏文侯時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必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史起富民 戰國

史起為鄴令初西門豹在魏文侯時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

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焉齒兮生稻梁

文翁化蜀 前漢

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齋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

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倪寬得民心 前漢

倪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武帝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為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

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于公雪孝婦冤 前漢

于公宣帝時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宗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

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乃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于定國慎刑前漢

于定國字曼倩學法於父于公宣帝時為獄吏官至廷尉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龔遂安民前漢

龔遂字少卿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不正遂數諫

帝崩賀徵襲位以行淫亂廢事諸臣皆誅遂以諫諍得免死久之渤海左右郡歲以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也上以為渤海太守特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一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一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遺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持兵者廼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即時

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  
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廼躬率以  
儉約勸民務農桑種藝畜牧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續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勞  
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貴獄訟止息

龔遂直言稱讓前漢

龔遂字少卿宣帝時為渤海太守數年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  
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者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  
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  
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  
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  
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諒其有讓笑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囚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  
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  
丞以張顯遂云

焦贛化行增秩前漢

焦延壽字贛宣帝時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  
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  
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選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  
秩留卒於小黃令

黃霸先教化後刑罰前漢

黃霸字次公宣帝時為潁川太守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  
成就全安長吏時許縣丞老病龔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庶  
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

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韓延壽教民禮讓前漢

韓延壽字長公宣帝時為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相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與議定嫁娶喪祭儀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

殺及徙東郡太守之禮壽曰古教化所至必興其賢士以禮行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禮財表孝弟有行修治與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而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喪厚復其家

韓延壽自答前漢

韓延壽漢宣帝神爵元年五十四左馮翊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

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老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心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壽坐事齊

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涓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

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

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二馮德化前漢

馮野王字君卿馮昭儀弟也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夜袒趨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以王舅出為上郡太守而野王弟立字亦守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



周公康叔猶二君

卓茂惡人如子後漢

卓茂字子康前漢元帝時遷密令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不忍欺人堂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徃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怨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也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以衆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

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相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也武初即位先訪求茂乃下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任延分俸賑給後漢

任延字長孫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

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尉勉孝子就餐飯之

任延省俸嫁娶後漢

任延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糶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婢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感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當名

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

寇恂平賊借留後漢

寇恂字子翼光武時為潁川太守在郡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入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劉昆虎北渡河後漢

劉昆字桓公光武建武五年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

向火叩頭多致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先是嶠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鍾離意縱囚如期後漢

鍾離意字子阿少為郡督郵太守賢之遂任以縣事當光武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親往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

宋均恩化後漢

宋均字叔庠光武時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鼃鼃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不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削除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去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姬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遷東海相坐法免官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

馬援寬信待下後漢

馬援光武時拜隴西太守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掾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執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

郭賀見民歌德後漢

郭賀字喬卿光武中累官拜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賜以繡

黻冕旒勅行部去檐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經過處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虞延遣囚見悅後漢

虞延字子大光武時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較手各使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

伯魚禁淫祀後漢

第五倫字伯魚光武建武末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怖詐愚民

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後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嗚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高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伏闕上書者千餘人顯宗不受其書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數歲拜宕渠令遷蜀郡太守

王况弭蝗後漢

王况字文伯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明帝永平中蝗蟲起太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遊不集五穀獨豐

魯恭三異後漢

魯恭字仲康章帝建初元年拜中牟令專以德化不任刑罰許伯等爭田累年不決恭為平<sub>理</sub>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肯還牛主訟之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不

從恭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賞不問於是吏人信服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後位至司徒

廉范五袴後漢

廉范字叔度章帝建初六年為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持短長范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乃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

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陳寵葬骨 後漢

陳寵字昭公和帝永元初為廣漢太守顯用良史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倘在於是寵愴然於歎即勅縣盡收斂葬之哭聲遂絕

何敞寬和 後漢

何敞和帝時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弟有義行者及舉寃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即養其父母追行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鮑陽舊渠百姓賴其

利穀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

魏霸撫循 後漢

魏霸字喬卿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諧訟遂息徵拜將作大匠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

岑熙德化 後漢

岑熙安帝時為魏郡太守招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過之狗吠不驚足下生蹇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黃香贍貧後漢

黃香字文疆安帝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嘗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只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粟貸荒民獲金

劉矩弭訟後漢

劉矩字叔方順帝時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存縣四年以母憂去官

周舉示民溫食後漢

周舉字宣光順帝時舉茂材為下丘令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空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丁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

吳祐觀過知仁後漢

吳祐字季英順帝漢安元年為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史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

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送長妻到解其桎梏使曰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告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宋登見稱神父後漢

宋登字叔陽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順帝時為汝陽令為

政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人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陽人配社祠之

种嵩懷服遠夷後漢

种嵩字景伯順帝末出為益州刺史宣恩遠夷殊俗懷服涼州羌動以嵩為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鄧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嵩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嵩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後匈奴寇并涼二州擢嵩為度遼將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



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焉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及卒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焉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

孟嘗還珠後漢

孟嘗字伯周嘗少脩操行桓帝時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後遷合浦太守郡不

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仁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張奐改俗後漢

張奐字然明桓帝延熹五年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

陳寔清靜民安後漢

陳寔字仲弓桓帝時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

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  
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

仇覽德化後漢

仇覽字季智桓帝時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  
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醫學其剽輕游  
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其年大化覽  
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  
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  
母守寡養孤苦身授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  
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為陳人倫孝行  
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  
化鳴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

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  
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  
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  
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公沙穆以身禱蝗後漢

公沙穆字文久桓帝時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  
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  
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  
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得免  
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

劉虞蝗不入境魏書

劉虞漢靈帝時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

害不生時隣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孔融興學化民後漢

孔融字文舉獻帝時為北海相融到郡為黃中所破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中所誤者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等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歛葬之

劉瓛恩化大行魏書

劉瓛字元穎漢獻帝時為揚州刺史暨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

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

涼茂歸民魏書

涼茂字伯方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後漢獻帝時曹操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強負而至者千餘家

杜畿為政得民心魏書

杜畿漢獻帝時為河東太守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宗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牛馬下

遠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官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曹操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曹操下令增秩中二千石操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鄭渾教民耕桑 魏書

鄭渾字文公後漢獻帝時曹操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孟康治能見歎 魏書

孟康字公休魏文帝時為弘農典農校尉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洽能乃爾吏民稱歎焉

盧毓心存利民 魏書

盧毓字子家魏文帝時為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克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

徒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  
賴之

周處葬骨 晉書

周處字子隱吳主孫皓時為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  
而不決者處詳其枉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  
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  
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  
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

曹攄辯冤緩獄 晉書

曹攄字顏遠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武帝泰始間太尉王衍見  
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  
適婦守節不移姑慙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寡婦

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辯究具  
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慙之曰卿等不幸致  
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  
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  
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  
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王承寬恕 晉書

王承字安期王湛之子也承性清虛寡欲弱冠有名王衍雅貴  
異之晉惠帝時累遷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  
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  
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荅云從師受書不覺日暮  
承曰鞭撻竊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

寬恕如此

劉弘手書感悅魏書

劉弘字叔和晉愍帝時為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群下勵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鄧攸刑政清明晉書

鄧攸字伯道晉元帝時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怨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飢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飢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

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思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

何胤放囚期至南史

何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武帝時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

伏暉清恪南史

伏暉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東昏侯位東陽郡丞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頗以外職處暉令得養焉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出為永陽內史在郡

清察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人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

任昉清省南史

任昉字彥升梁武帝時出為新安太守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歛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

蕭勸德化南史

蕭勸梁武帝天監初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常為人患及勸在任獸暴為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

陸徽安民南史

陸徽字休猷宋文帝時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為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督清江亞王鎮之為士庶所愛詠後為益州刺史亦加督郵隱有方術惠兼著寇盜靜息人物殷阜蜀土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惜之謚曰簡

王志遣囚南史

王志字次道弱冠尚宋孝武女安國公主拜駙馬都尉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闢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

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虞愿歸蛇南史

虞愿字士恭宋明帝時為中書郎出為巫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為藥有清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

沈憲政聲大著南史

沈憲字彥璋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帝與憲慕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為方圓何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並更其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眾欲分為

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以送勵勵為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所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鮓魚自送舟側奉之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船至多為刺史所侵每年船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采心送還室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有詔以本號還朝

蕭業斃獸南史

蕭業字靜曠幼而明敏性敦篤所在留意梁武帝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南兖州刺史運私邸米餼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湘州刺史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一猛獸為暴無故相枕而



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泣異之

傅昭貞正南史

傅昭字茂遠梁武帝天監中為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郡多猛獸為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為害

蕭昱惠化感民南史

梁蕭昱字子真武帝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縣有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為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旬日之間郡中大安俄而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為之誼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為立廟建碑以紀其德

陸襄德化南史

陸襄字師卿梁武帝大同元年為鄱陽太守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甘共實或有善人畫室惟禍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抄汝及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詰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之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

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又歌曰陸君之政無怨家鬪既罷能共  
車在政六年郡中太寧郡人李晁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  
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敕許之

王冲見思南史

王冲字長深梁武帝時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  
理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

蕭暉感雨虎息南史

蕭暉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侯後改封上黃侯位兼宗正  
卿梁簡文入居監撫暉獻諸德頌遷為黃門侍郎出為晉陵  
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名威海內高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  
愛與新喻建安南浦並預密宴號東宮四友暉初至郡屬旱躬  
自祈禱果獲甘潤郡舊多猛獸為害暉在政六年此暴遂息

王猛威惠南史

王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志前秦主苻堅  
甚見嘉納至是陳武帝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  
陽縣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慈惠屏跡富  
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

張恂清白第一北史

張恂字洪讓魏道武帝時為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  
流入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禮儒士吏人歌  
詠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者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  
親愛之政為當時第一明元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  
死日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

長年賜牛境中敦讓北史

張萇年魏明元帝時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元第分析家貧  
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悽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  
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  
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裴延雋興利禮教大行北史

裴延雋字平子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魏孝  
文帝時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  
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埽廣袤三十里  
皆廢毀多時莫能脩復時水旱不調延雋乃表求營造遂躬自  
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  
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酈惲脩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謠之在州  
五年考績為天下最

元淑課農北史

元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魏孝文時為河東太守河東  
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  
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為之謠曰秦州河東杼柚代春元公  
至止田疇始理

崔挺感化北史

崔挺字雙根仕魏為彭城長史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風化大  
行及孝文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略因及文  
章帝甚悅謂曰別卿以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以成一集今當  
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  
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謂曰彝受使巡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寔  
愧清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芥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

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倏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

楊津勸勵 北史

楊津魏宣武帝時為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輪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輪少劣者為受之但無酒以受其耻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

路邕受賜 北史

路邕魏宣武帝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者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

稍遷南青州刺史

薛叔三囚受賜 北史

薛叔魏孝明帝時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於都亭理問冤滯洛陽獄唯有三人孝明嘉之賜縑百疋

魏蘭根歸女 北史

魏蘭根魏孝莊帝時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奉天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柰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岐境

于義我德化 北史

于義字慈恭少於嚴有操尚篤志好學西魏文帝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踐阼遷安武太守

專崇教化不尚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

裴佗化蠻歸附北史

裴佗字元化舉秀才除中書博士累遷赴郡太守為政有方威惠甚著轉荊州刺史郡人戀仰傾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繼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賜襪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身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

崔伯謙恩化北史

崔伯謙字士遜仁齊文宣帝歷京畿司馬天保二年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民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民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民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民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

蘇瓊德化北史

蘇瓊齊文宣時為南清河太守有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成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

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

袁聿修德化北史

袁聿修齊後主時出為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禁之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友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立碑歛縑布數百匹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記功德敕許之

宇文測安邊北史

宇文測字澄鏡周文之族子也西魏文帝時歷位侍中開府儀

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存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令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吊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周文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竝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楊弘恩惠北史

河間王楊弘字辟惡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周武帝時

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初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  
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特立於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  
賜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立為河間王以行  
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尚  
清靜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  
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入  
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  
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保

趙軌酬直北史

趙軌隋文帝詔與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為原州總管  
召為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  
訪知悉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檢校硤州刺  
史甚有恩惠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通軌  
勸課吏人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

梁彥光化民北史

梁彥光字修芝隋文帝時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  
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  
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  
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吏人感悅略  
無諍訟

裴政三犯案罪北史

裴政字德表隋文帝開皇元年為率夏令加上儀同三司後出  
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寮吏人犯罪者陰悉  
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眾中召出親案其

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懼令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不脩園囿殆無諍訟

房彥謙惠化北史

房彥謙隋文帝時遷長葛縣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鄆州司馬史人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鄆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

魏德深清靜北史

魏德深初為隋文帝挽郎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賦賄所在徵歛人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

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于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

張玄素感民代死唐書

張玄素仕隋煬帝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

裴懷古服衆唐書

裴懷古唐高宗時遷祠部員外郎姚萇酋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懷古為桂州都督招尉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况易之哉答曰忠信可



通神明况裔人邪身至壁撫諭情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中宗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為并州人知其還攜扶老稚出迎崔宣道始代為長史亦野次懷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眾得人心類如此

韋景駿德教安民事文類聚

韋景駿唐中宗神龍中歷肥鄉令方河北飢窮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功

裴寬德服夷夏唐書

裴寬玄宗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首也與中人通數冒賄寬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

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感附

李峴粟賤唐書

李峴折節下士長於吏治玄宗天寶時累遷京兆尹出為零陵太守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

盧奐為治清正唐書

盧奐玄宗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蕪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

楊仲昌感鸞降樹唐書

楊仲昌字蔓玄宗時以通經對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

軍判入異等遷監察御史坐累為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部終吏部郎中仲昌常分父邑租振宗黨御身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

蔣沈清節唐書

蔣沈肅宗乾元中歷陸渾蓋屋成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張延賞便民就西米唐書

張延賞代宗時出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定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之敕吏為脩室廬已滿債而歸者更增於舊

薛珽以簡肅遷言口唐書

薛珽字溫如代宗時以蔭為懿德太子廟令系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珽固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字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廝役珽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繫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珽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稱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

鄭珣瑜清靜惠下唐書

鄭珣瑜字元伯四遷吏部侍郎為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與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歛貴發以便民

王播為治考索唐書

王播字明敷德宗貞元中補整屋尉以善治稱御史中丞李汶薦為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賕免賂有司復得調行劾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為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政事尹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誌之實大怒表播為三原令以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取實重其才更薦之

陽城撫字唐書

陽城德宗時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以米二斛魚一大鱸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如朔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

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右幸於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黜察使數誚貴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老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恠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任以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云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

柳宗元贖質唐書

柳宗元字子厚憲宗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初以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以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傭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破助贖

柳公綽定驛唐書

柳公綽穆宗長慶元年為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駟  
係道公綽奏曰北館遞匱乏驛置多闕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  
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  
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  
條檢定數由是吏得紓罪官官共惡疾之

殷侑仁惠化民唐書

設侑幼有志於學不治貨產長通經術以講道為娛唐敬宗時  
烈仕拜義民人思即度使於時瘡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  
單身之官安足麤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歲中流戶襁  
而還

柳仲郢憲心養唐書

柳仲郢武宗時為京兆尹時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

私製者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  
嚴明後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  
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

柳仲郢德行素著唐書

柳仲郢懿宗時累顯仕每私居內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  
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受  
濟單弱每旱潦必貸匱蠲負里無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  
斥稟為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其迹略相同家有書萬  
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

韓建撫緝兵民五代史

韓建字佐時唐僖宗時為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建少賤習為  
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

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為其名日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  
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  
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  
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為北韓南郭

郭延魯遺愛 五代史

郭延魯父饒以驍勇事晉高祖有功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  
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禦為將從攻亦以先登功累遷復  
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  
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  
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云

安彥威為政便民 五代史

安彥威字國俊晉高祖時拜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

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  
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

王周革去苛弊 五代史

王周晉高祖天福中為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為政苛  
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  
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  
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

蕭乙薛為政得宜 遼史

蕭乙薛性謹愿道宗壽隆間累任劇官以功為北府宰相加左  
僕射兼東北路都統末帝天慶十年金兵陷上京詔兼上京留  
守東北路統軍使為政寬猛得宜民之窮困者輒加振恤眾咸  
愛之

蕭文禮教化民遼史

蕭文道宗壽隆未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于貨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為烏鵲所食會霖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是歲大熟高陽民勒石頌之

子敬感盜金史

修刺子敬字同文世宗時轉簽樞密院事請老出子敬為河中尹上恐子敬不耐暑改命與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與中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為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

傅慎微濟民金史

傅慎微字幾先世祖時為京兆郵延環慶三路經濟使許以便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餘萬石立養濟院飼餓者全活其衆改同知京兆尹權陝西諸路轉運使復修三白龍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以濟之民賴其利

劉從益德政見思金史

劉從益字雲卿東海侯大安元年舉進士第官監察御史以事罷後起為葉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甚不自兵興戶減三之一田不毛者萬七千畝有奇其歲入七萬石如故從益請於大司農為減一萬民甚賴之流亡歸者四千餘家未幾被召百姓詣尚書省乞留不聽入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年四十四葉人聞之以端午罷酒為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

王浩善政愛民 金史

王浩由吏起身哀宗時初辟涇陽令廉白為副輔第一時西臺檄州縣增植棗果督責嚴急民甚被擾浩獨無所問主司將坐之浩曰是縣所植已滿其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見其利其愛民多此類所在有善政民絲毫無所犯秦人為立生祠歲時思之

尹崇善政刻石頌德 宋史

尹崇珂初事周世宗於藩邸以謹厚稱及即位補東西班都知從戰高平有勞績累遷殿前都指揮使宋初出為淄州刺史有善政民詣闕請刻石頌德太祖命殿中侍御史李穆撰文賜之

吳元辰安民 宋史

吳元辰太宗時知河陽淳化五年秋霖河溢益注溝洫城壘將

壞元辰躬涉泥淖督工補塞民多構木樹杪以避水元辰命濟以舟楫設餅餌以食時澶陝悉罹水災元辰所部賴以獲安

張詠治民畏愛 宋史

張詠字復之太宗時知益州民有謀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鏤板傳布詠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

李允則發廩振饑 宋史

李允則字垂範少以材略聞宋太宗時陰補衙內指揮使後知潭州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生振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荐饑復欲先

振轉運使又執不可久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賑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久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成是長邊患也

維岳憫囚 宋史

喬維岳字伯周宋太宗太平興國中為淮南轉運副使遷右補闕進為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凶悍運舟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滙總五堰運舟所至十經上下其二堰者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糧綱卒緣此為姦潛有侵盜維岳始命剏二斗門于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覆以厚瓦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無滯矣嘗按部至泗州慮獄法掾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至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問第云轉運使令處茲罪卒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

齊廓訊囚無冤 宋史

齊廓字公闢太宗時舉進士第知通泰州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潭州鞠繫囚七人為強盜當論死廓訊得其狀非強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平陽縣自馬氏時稅民丁錢歲輸銀二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廓奏蠲除之

姚益恭 宋史

姚益恭 宋史 太宗時知須城縣鞭朴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道遮轉運使乞留州以聞賜璽書賞以粟帛秩滿以著作佐郎知洪州南昌縣賜衣服銀帶絹五百疋



韓琦全活飢民 事文類聚

韓魏忠獻王琦宋仁宗時益利路人飢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租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刺以為廂禁軍檄劔門關民流移欲東者勿禁全活飢人百九十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范純仁課民種桑 事文類聚

范純仁宋仁宗時知襄城縣有患愛課民種桑民號其桑為著作林

韓琦振飢活民 事文類聚

韓琦宋仁宗慶曆三年宣撫陝西屬歲大飢羣盜嘯聚悉討平之是歲河中同華等十余州飢民相率東徙選官發省倉以振之蒲華同三州所活百五十四萬余人他州稱是召琦歸缺

沈邁立斷 宋史

沈邁仁宗時徙杭州為人踈雋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案皆甘樂傾盡為之耳目刺問甚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府邁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

張問奏罷牧地 宋史

張問字昌言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群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田至毀室廬發其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其止以聞宋仁宗論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

王巖叟禁革宿吏 宋史

王巖叟仁宗時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道人為訟巖叟捕撻於市衆皆竦然定守呂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范純仁治盜宋史

范純仁宋仁宗時移齊州齊俗凶悍人輕為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邪通判曰此釋之復系官司徃徃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賊比年大半

杜衍善政見留宋史

杜衍字世昌總髮苦志厲操尤篤于學仁宗時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察推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平遙縣使者薦之通判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堅太守也

趙抃簡易宋史

趙抃英宗時初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亟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為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以舟并給其道里費及知成都以寬為治抃向使蜀日有聚五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

謂不免抃察其亡他曰旦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會榮諍除轉運使仁宗諭諍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之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

張戩勸民孝弟宋史

張戩字天祺英宗時起進士調閬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受人養老恤窮間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記之以奉錢為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必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

俞充恩威並立宋史

俞充字公達登進士第宋神宗熙寧中為都水丞提舉後擢天

章閣待制知慶州慶陽人驕小繩治輒肆悖充嚴約束斬妄言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病革則巡撫勞餉死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以故莫不畏威而懷惠

趙抃治蜀異然宋史

趙抃宋神宗以為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為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事既至蜀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眾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誡莫敢為惡蜀部晏然

許將獄空宋史

許將神宗時改知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為盜者繫獄將曰是絕

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園皆空父老  
歎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

元絳驗印歸田 宋史

元絳字厚之舉進士第宋神宗擢江寧推官後知永新縣豪子  
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背折取上腴田立券又  
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懸索券為證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于  
州州使整母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  
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偽券續之耳  
聿駭謝即日歸整田

濂溪洗冤澤民 宋史

濂溪先生周敦頤宋神宗時提點廣東刑獄不憚出入之勤瘴  
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以洗冤澤

民為已任

呂陶分田 宋史

呂陶神宗時中進士第調銅梁令民隴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  
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庸奴於人及死又愬陶一問三人服  
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時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  
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  
若遺妙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張守約罷後息民 宋史

張守約字希參宋神宗時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隄  
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歉歲勞民甚  
於河患吾且徐圖之

孫固愛君 宋史

孫固字和父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

馬伸不病民 宋史

馬伸字時中哲宗紹聖四年進士不樂馳騁每調官未嘗擇便利為成都郫縣丞守委受成都租前受輸者率以食之玩好盡誅而伸請絕宿弊民爭先輸至沿途假寐以達且常平使孫汝逢行怪問之皆應曰今年馬縣丞受納不病我也俟薦于朝

范純禮恤民 宋史

范純禮徽宗時知澶州澶南有邊事調度苛酷純禮以靜待

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 民圖象十處而卒之知神名曰范公 審

范純禮寬政 宋史

范純禮徽宗時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官箴和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苛之苛猶慮未盡豈有寬為惠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曰昔鞠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聞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為訓爾徽宗從之

陳橐撫字得宜 宋史

陳橐字德應徽宗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寧州時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十五月召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宰邑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歸養詔橐善撫字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橐

張九成書壁自警事文類聚

張九成字子韶宋高宗時僉書鎮東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惟無涯之苦

劉清之撫字有方宋史

劉清之字子澄高宗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宜春縣主簿後

除通判鄂州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偽清之白郡及諸司請自通判廳始俾偽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被以節死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及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鄂俗計利而尚鬼豕負子壯則出贅習為當然而尤謹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

王十朋德感名橋宋史

王十朋字龜齡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園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嘗斷橋以王公名之

王十朋字郡大化 宋史

王十朋字龜齡孝宗時為著作郎後知湖州召對劉珙請留之  
 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戶  
 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辦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  
 十朋前在湖嘗奉錢勣貢闈又為泉建之尤宏壯凡歷四郡布  
 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詰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  
 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及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築量聞  
 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温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  
 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忠之如父母饒久  
 早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  
 亦動天地鬼神

虞允文劾貪舉能事文類聚

虞忠肅公允文宋孝宗時為四川宣撫首劾六將任天錫剝下  
 為包苴又劾守令劉洪宋琛等十一人之病民者又薦可為將  
 帥三人進偏裨二百餘人諸軍歡呼四蜀交賀於是開公平之  
 路絕請謁之私而軍政修矣

李繁發廩活民 宋史

李繁字清叔孝宗時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帥州歲侵出義倉  
 穀賤糶之而以錢代下戶又聽民以茅結易不作粥及楮衣親  
 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印蜀彭漢成都盜賊蜂起綿獨按  
 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  
 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又  
 饑劔外和羅在州者獨多繁嘗匹馬行阡陌問訪求民瘼有老  
 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羅病之也泣數行下繁感其言奏免之

民大悅乃畫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繫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蔡像祠之

朱元晦講荒政立學規宋史

朱熹字元晦孝宗時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之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楊簡公平宋史

楊簡字敬仲宋孝宗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為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命物詞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擿使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

楊簡善政化民宋史

楊簡字敬仲孝宗時知嵯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揚石二少年為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

趙方撫字見稱宋史

趙方字彥直存宗淳熙八年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日正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



洪咨夔便民 宋史

洪咨夔字舜俞宋寧宗嘉定二年進士知龍州州歲貢楚金率科鑛戶咨夔曰將奉上乃厲民乎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戍邊復苦餽饟為請于制漕司免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母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為秘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

真德秀惠政畢舉 宋史

真德秀字景元寧宗時進士第後累官江東轉運副使至慶元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淳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原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指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

趙與權以德化民 宋史

趙與權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寧宗嘉定七年進士累遷知安吉州有富民怨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新業與權曉以法開以天理皆欣然感悟又娶媪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聽日給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

杜杲教民遵父令 宋史

杜杲理宗時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

謂妾無分法不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今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余玠治蜀 宋史

余玠授四川宣諭使理宗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庸或暫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租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

王萬大治 宋史

王萬理宗時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飯終日坐聽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徃往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向子恣立榜伸冤事文類聚

向子恣光提點荆湖北路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于城東壽草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而奸吏望風解去緹者數千人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冤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

年無告之寃咸得伸雪

傳岐和言張盜

傳岐除始新令縣民有因盜相讎而死者岐到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其屍於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嘆異遽以狀聞

許汾為政寬簡

事文類聚

許汾知鄧州兼荆南西路安撫使政尚寬簡務為勸戒而人盡其情庭無留訟蓋一本於誠信故人愛服之在鎮四年一路獄空者八十縣鄰路飢流詔公賑濟活二萬六千九百有奇去之日百姓遮道拜泣比之召父杜母而立祠于堂

譚澄見稱

元史

譚澄字彥清幼穎敏為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既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為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為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為免其逋其私負者年雖多息取倍而止止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土著者賦以時集累擢懷孟路總管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

卜天璋德感神天

元史

卜天璋憲宗時授饒州路總管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

大拜勢遂熄鳴山有虎為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  
第一聞

董文炳代償元史

董文炳字彥明年十六率諸幼弟事母李夫人夫人有賢行治  
家嚴篤於教子文炳師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  
世祖時以父任為臺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炳年少吏亦不  
之憚文炳明於聽斷以恩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  
署字不敢仰視里人亦大化服縣貧重以旱蝗而徵歛日暴民  
不聊生文炳以私穀數千石與縣縣得以寬民前令因軍興乏  
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  
矣吾為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為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  
貸家復籍縣間田與貧民為業使耕之於是流離漸還數年間

民食以足

王都中以禮義變俗元史

王都中世祖至元間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谿洞徭僚徃  
來民間憚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都中煦之以恩懾之以威乃  
皆悅服郴民染於蠻俗喜鬪爭都中乃大治學舍作籩豆簠簋  
笙磬琴瑟之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學其中以  
義理開曉之俗為之變

伯堅見民頌德元史

耶律伯堅字壽之氣豪俠喜與名士游用薦舉入官為工部主  
事世祖至元九年轉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之害  
訴於大司農司大司農司欲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  
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為災伯

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  
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為磴民以失利來訴  
伯堅命毀磴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  
磴仍以其事聞于省部著為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為親王大  
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  
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命築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絕凡郡府賦  
役於縣有重於他縣者輒曰寧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  
府力爭之在清苑四年民親戴之如父母比去而猶思之立石  
頌其德焉

段直惠政 元史

段直字正卿世祖至元十一年河北河東山東盜賊充斥直聚  
其鄉黨族屬結壘自保世祖命太將畧地晉城直以其衆歸之

幕府承制署直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  
命直佩金符為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  
於親戚隣人之戶且約曰侯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間之多  
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為  
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  
為樂土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為師  
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  
十有二人 在官二十二年多有惠政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  
未拜而卒

陳天祥民服威信 元史

陳天祥字吉甫世祖至元十三年權知興國軍事凡所設施皆  
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以至隣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

結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為甲十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既安軍勢稍振用土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內悉平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而月給之以止其貪民用弗擾鄰邑分寧為變謀者時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之歸告其黨則謀者反為我用矣遂一無所問及敗逃入興國境者數千人天祥命驗口給糧仍戒土人勿侵陵事定皆得保全而歸莫不服其威信

吳鼎賑民驗券元史

吳鼎字鼎臣世祖至元十七年見裕宗於東宮命入宿衛二十五年授織染雜造局總管府副總管後積官至禮部尚書宣徽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諸郡饑詔鼎往賑之朝廷議發米四萬

石鈔折米一萬石鼎謂同使者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恐不可復得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于朝卒從所請至大元年改正奉大夫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欲幸五臺言者請開保定西五迴嶺以取捷徑遣使即鼎使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斗入人迹久絕非乘輿所宜往還報太后喜為寢其役三年召授資善大夫同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往者率多取其贏鼎治之一無私焉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于官官唯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為辨白始獲免

烏古孫澤獲盜安民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政事要東木貪縱淫虐誅求無厭或妄言初歸附時州縣長

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歛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遂中止要束木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考掠瘦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束木盡掩有之有使至永澤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愧無所發其毒因間以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是歲盜起寶慶武崗皆永旁郡也行省遣澤討平之俘獲五百餘人簡出其誑誤者百有五十人上書言狀誅其首惡者三十一人餘得減死

暢師文治効元史

暢師文字純甫世祖時從伯顏平宋及歸舟中惟載書籍授翰林侍讀學士二年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捐俸致禱不數日澍雨大降遂為豐年當塗人坐殺牛祈雨囚繫者六十餘人師文憫而出之公田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乎呼

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廉訪分司官前後至者必先謁師文稱為先生師文在任未久境內晏然

許楫免徵民稅元史

許楫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授徽州總管桑哥立尚書會計天下錢糧叅知政事忻都戶部尚書王巨濟倚勢刻剝遣吏徵徽州民鈔多輸二千定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定楫詣巨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定可徵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免

陳思濟愛民元史

陳思濟字濟民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加少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時浙西大水民饑浙東倉廩殷實即轉輸以賑之全活者衆檄上中書奏免之浙東復旱禱于名山雨大澍民賴以

甦兩淮鹽課不敷授嘉議大夫兩淮都轉運使奸弊盡革商賈通行歲課以足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池州路總管江浙行省平章也速答兒威勢赫然摘淘金戶三千括民間田畝檄下力上章以止之

陳天祥捕妖 元史

陳天祥成宗元貞元年授山東西道廉訪使平陰縣女子劉金蓮假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為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倣漢張角晉孫恩之為必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杖於市自此神怪屏息

楊景行 始以民陶汲元史

楊景行字賢可仁宗延祐二年進士第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

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于河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疾癘火災

干文傳 始奸論法元史

干文傳字壽道元仁宗延祐二年乙科為婺源知州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喪俱畢宋大儒朱熹上世為婺源故業為豪民所占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文傳諭其民以理不煩窮治而悉歸之復募好義者即其故宅基建祠俾朱氏世守焉有富民江丙出游京師娶娼女張為婦江既客死張走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困苦之既而殺之瘞其屍山谷間官司知之



利其賄不問文傳乃發其事而論如法

吳師道濟饑減稅元史

吳師道英宗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高郵縣丞明達文法吏不敢欺再調寧國路錄事會歲大旱饑民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勸大家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賑饑民又言于部使者轉聞于朝得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之三十餘萬人賴以存活遷池州建德縣尹郡學有田七百畝為豪民所占郡下其事建德俾師道究治之即為按其圖籍悉以歸於學建德素少茶而推稅尤重民以為病即為極言于所司權稅為減

荅里麻修政平刑元史

荅里麻英宗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興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傳事濟陽縣有牧童持鐵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

歲荅里麻曰小兒誤殺同牧者實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

趙璉捕惡元史

趙璉字伯器英宗至治元年登進士第累除杭州路總管杭於東南為劇郡地大民夥長吏多不稱其職璉為人強毅開敏精力絕人吏莫不服其明決而不敢欺浙右病於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朝廷令行省召八郡守集議便民之法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為雇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咸以為便有盜誘其同惡持刃出市斫人以索金市民乃戶歛以予之人無敢言者璉曰此不可長也遣卒掩捕之盡戮諸市

林興祖廉愛大治元史

林興祖英宗至治二年為道州總管永明縣洞徭屢竊發為民

害興祖以手榜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興祖為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賑貧之輕徭薄斂郡中大治

觀音奴吞蝗元史

觀音奴字志能泰定帝時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神民有銜冤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来訴立為剖決旬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驢斃令郟乙剖之任以怒毆郟經宿而死郟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郟非傷死反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械出孫于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為文具香幣若為吾以郟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於吾有睢陽小吏亦預郟事畏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以任所賂鈔陳首曰郟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亦得賂敢

以首於是罪任商而無釋孫妾寧陵豪民楊田夙嗜王乙田三頃不能得值王以飢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為楊據矣王妻訴之而巨楊行賄偽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王妻挽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之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浼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神勿泄也細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楊罪歸其田王氏責神而撤其祠及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至亳州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歲蝗不為災

周自強政治大行元史

周自強字剛善好學能文練於吏事以文法推擇為吏泰定帝時廣西洞徭反自強從見徭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徭酋立為

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事聞于朝特旨超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轉饒州路經一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為刻深民有以爭訟訴于庭者一見即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出令復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黠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行聲譽籍甚

呂思誠德化元史

呂思誠泰定帝時啓京州脩縣尹差民戶為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象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

趨事地無遺力民石丘兒等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復業印識文簿畀社長歲之季月起縣不孝弟不事生業者悉書之罰其輪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直豪猾者竄名職田戶思誠盡祛其藉文宗天曆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令下造軍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擾于後得官價必以還民程彝自其大父因河南亂被掠為人奴歲納丁粟以免作思誠知彝力學召其主與之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為良民他日買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不見懇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權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民張道叔母孀居且罄丐食以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養思誠怜其貧令為媒互人以養之

秦起宗化民元史

秦起宗文宗時為監祭御史遷都漕運使出為撫州路總管至  
官有司供張甚盛問甘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  
亟使歸之几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因  
諭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

諳都刺治盜元史

諳都刺文宗至順元年丁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饑河南行  
省恐流民入境為變守武關諳都刺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  
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諳都刺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  
其生路耶既又煮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順帝元統二年除益  
都路總管俗頗悍黠而諳都刺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上馬  
賊白晝劫人久不能捕諳都刺生擒之其黨賂宣慰使羅鍋誣

以枉勘縱其賊已而賊劫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而諳都刺  
之誣始白俾再任一考親王買奴鎮益都其府屬病民諳都刺  
裁抑之民以無擾

秦不華教民化俗元史

秦不華字兼善順帝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  
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

許義夫諭盜安民元史

許義夫為夏邑縣尹每親詣鄉社教民稼穡見民勤謹者出已  
俸賞之急惰者罰之三年之間境內豐足後為封丘縣尹值順  
帝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群起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  
馬出郊十里外迎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  
已驚惶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辭懇款賊遂他往封丘之民得

免於難

張寬祝天除蝗元史

張寬順帝時為河南武陟縣尹禾將熟有蝗自東來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魚鷹群飛啄食之

天孚見民頌德元史

劉天孚知許州歲大旱天孚禱即雨野有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群鳥來啄蝗為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蟲如蝨食麥人無可奈何忽生大華蟲盡嚼之許人立碑頌焉

景亮平徭興學元史

白景亮字明甫起遷南恩知州陞沔陽府尹奏最于朝特授衢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為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

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為法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饘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為備之儒風大振搢紳稱頌焉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官錦改授台州路總管卒于官

王良蠲賦元史

王良字止善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又辟江湘行省掾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司良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培克之弊中書省報如良言凡為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繕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運鹽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

鹽不便嘗言於行省未報而克敬為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舒民力沮之者以為有成籍不可改良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為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尋有復排前議者良欲辭職去丞相聞之亟遣留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乃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為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即除其糧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運戶乃免於破家遷江浙行

省檢校官有詣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為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為鈔五百餘萬緡宜立官府糾察收追之中書移行省議遣官驗視而松江獨當十九良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誑妄言其不過欲竦朝廷之聽而報宿怨且冀創立衙門為徽名爵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國家培養根本之策哉良言上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言之安福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前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誑而有司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報合徵糧六百餘石憲司授詔條革去終莫能止良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良言悉蠲之

# 循吏

守法治民無所更改者

高柴樹德說苑

高柴字子羔衛靈公時為政刑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刑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何則法命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刑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汲黯卧治東海史記

汲黯漢武帝時遷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

黃霸治潁封侯前漢

黃霸字次公宣帝時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温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擢以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以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

女奴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  
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  
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  
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  
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  
鳳三年代邴吉為丞相封建成侯

朱邑不苛前漢

朱邑字仲卿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  
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舉賢良為  
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博厚篤  
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身為列卿  
居處節儉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宣帝神雀元年卒天  
子閔惜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  
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丞嘗不如桐  
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為其起冢立祠歲時祠  
祭至今不絕

召信臣案法見稱前漢

召信臣字翁卿成帝時舉遷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  
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  
水泉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  
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  
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敖不以田作  
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  
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



號之曰召父

王景教民耕蠶後漢

王景字仲通章帝時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

楊仁勸課後漢

楊仁字文義章帝時拜什邡令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令督不  
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

秦彭言制見寵後漢

秦彭字伯平章帝時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歲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躄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騏驎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鮑德見稱神父後漢

鮑德章帝建初中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豆黻冕行禮

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

許荆自咎後漢

許荆字少張和帝時為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

法雄弭虎後漢

法雄字文彊安帝時為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先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其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

古者至化之世猛

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

德敢忘斯義記到

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少息

人以獲安在郡數

延匡

延篤字叔堅桓帝時為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何夔遺喻恩德服衆魏書

何夔字叔龍獻帝時遷長廣太守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令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

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

董和移風 蜀書

董和字幼宰漢末為劉璋成都令時俗奢侈婚葬至傾家竭產和率以儉防遏踰僭為之軌制遂移風變善畏而不犯豪強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都尉吏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遷益州太守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

顧邵風化大行 吳書

顧邵字孝則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吳帝孫權妻以兄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

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

顧顛之垂簾 南史

顧顛之字偉仁宋少帝時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顛之術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

羊玄保寡欲見思 南史

羊玄保仕宋少帝後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頗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官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柳慶遠築隄止遷 南史

柳慶遠仕齊和帝為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

劉潛變俗 南史

劉潛字孝儀梁武帝大同中累遷御史中丞出為臨海太守時政綱疎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

劉玄明戒酒 南史

劉玄明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改常為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傳翹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張蒲風化 北史

張蒲字玄則魏明元帝即位為內都大官賜爵奉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後改為壽張子太武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

善惡風化

裴安祖善化 北史

裴安祖乃裴駿之從弟也少德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曾獨食魏孝文帝時弱冠州辟主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

崔挺感民致玉 北史

崔挺字雙根魏孝文帝時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

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

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文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至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送不肯受乃表送都宣帝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送贈悉不納

封回改俗 北史

封回字叔念魏宣武帝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

邢邵明察 北史

邢邵字子才仕魏宣武為黃門侍郎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姦伏寸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其所以

杜纂恩紀 北史

杜纂字第孫魏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

李韶遺愛 北史

李韶以年及懸車抗表遜位德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姓素聞其德州內大安魏孝明帝正光五年卒于官年七十二

詔賜帛七百匹贈司空謚曰文不既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  
成於荊州還經鄒墓相率培冢數日方還其遺愛如此

子華仁恕北史

初拔子華魏孝莊帝初為齊州刺史在官不為矯潔之行凡有  
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鞠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  
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洛元顯表請子華復為齊州刺史

蘇瓊南北燕濟北史

蘇瓊齊文宣帝時為清河太守平原郡有祿賊劉黑苟構結徒  
黨通於倉海爰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法其德  
頌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而  
無不即知人為行其德也徐州事舊制以淮禁不曉商販

後淮北人飢渴請通漕津

商估往還彼此無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為大理卿

孟業車錢貸民北史

孟業齊孝昭帝時為宋郡太守武成帝河清三年敕人間養贖  
催買其切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  
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  
皆泣而隨之送相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  
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詰闕訴寃者非一人救乃放還郡  
中父老扣河迎接

于翼誠信寬簡北史

于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後周孝閔帝踐祚為渭州刺史翼  
兄寔先莅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  
比之大小馮君焉

蕭撫縱囚見稱北史

蕭撫周武帝時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撫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

李遜停兵唐書

李遜字友道德宗時累遷濠州刺史初濠州兵謀殺其將楊騰騰走揚州因滅騰家曹亡剽劫遜至鎬諭利害眾釋鎧自歸觀察使旨限外浮斂遜一不應入為虞部郎中由衢州刺史以政最擢浙東觀察使當貞元初福建軍亂前觀察使奏益兵三千屯于境以折闕衝遂為長戍幾三十年遜署事即停其兵

丁曄仁服強金史

丁曄仁熙宗時遷和川令前令罷奕不事事群小越法于禁無所憚曄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縣以避之有董祐者最強悍畏服曄仁以刀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凡租賦與百姓前為期率比他邑先辦

牛德昌散賊金史

牛德昌字彥欽熙宗皇統二年中進士第調礮山簿遷萬泉令屬蒲陝荐饑群盜充斥州縣城門盡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劉仲洙庶能見陞金史

劉仲洙字師魯世宗大定三年登進士第歷龍門主簿香河酒稅使再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極力護

塞竟無害有盜夜發居民震驚仲侏率縣卒執其一餘衆遂  
潰三日掩捕皆獲尋以廉能進官一階出為祁州刺史以六善  
為教民化之

黃久約正議金史

黃久約字彌大母劉氏一夕夢鼠銜明珠寤而久約生歲實癸  
子也章宗時擢進士第遷曹州軍事判官有盜竊民財訴者以  
為強郡守欲傳以重辟久約閱實囚得免死授磁州刺史磁並  
山素多盜既獲而款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  
厄獄中久約惻然曰民雖為盜而不死于法可乎乃盡請贖之  
而後行久之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  
之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  
遠足以歛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右丞相躡其議

守愚見氏勒石金史

女奚烈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章宗明昌二年中進士第調深  
澤主簿治有聲遷懷仁令改弘文校理秩滿為臨沂令有不逞  
輩五百人結為黨社大擾境內守愚下車其黨散去蝗起莒密  
間獨不入臨沂境先是朝廷括河朔山東地隱匿者沒入官告  
者給賞官州刺史教其奴告臨沂人冒地積賞錢三百萬先給  
官鏹乃徵于民民甚苦之守愚列其冤狀白州州不為理即聞  
于戶部而徵還之流民歸業縣人勒其事于石改秘書郎

張齊賢禁送冤囚宋史

張齊賢太宗時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  
闕下路死者十嘗五六齊賢道逢南劔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  
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免抑因力言于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強



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元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為減太半

張詠清訟宋史

張詠字復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第為大理評事後知杭州時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皆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覽之索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明斷

張詠寬罰宋史

張詠太宗時進兵部郎中會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上言昨經利州以銅錢一換鐵錢五綿州銅錢一換鐵錢六益州銅錢一換鐵錢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

旬估折納銅錢真宗即位拜給事中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詠奏彈之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為盜則為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

李允則除稅宋史

李允則字垂範知澶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舉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民皆便之

楊仲元白旱免稅宋史

楊仲元字舜明仁宗時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民訴旱守拒之曰  
邑未嘗旱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  
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狡吏非他寔仲元也竟免其稅

李先恤囚宋史

李先英宗時撫楚州有民迫於輸賦殺牛鬻之里胥白于官先  
怒焉但今與杖通判孫龍舒以為徒刑毀其按明日龍舒來先  
引囚曰汝罪應杖以通判貸汝矣遣之出

陳良翰心如鏡宋史

陳良翰字邦彥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為文恢博有氣高宗紹興  
九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  
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

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李衡安民宋史

李衡字彥平幼善博誦為文擇筆立就高宗時登進士第授吳  
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敵扑迎合投  
劾于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  
二稅以期日傍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歷四年  
獄戶未嘗繫一重囚孝宗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  
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  
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

趙不怠利民宋史

趙不怠字仁仲嗣漢王宗暉曾孫也父士圃從上皇北遷高宗  
時累遷知開州開在巴東俗鄙陋不怠為興學俾民知孝義郡

有鹽井舊長吏必遣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怠罷遣鹽利倍入郡計用饒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申節銀絹在開二年民絕鬪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夔路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遮城門不得行至夔民病上供銀時部使者以親故攝大寧鹽場專其利不息斥去而鹽獲羨餘乃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易米得三萬餘斛運抵湖北市銀以歸代諸郡納上供銀省緡錢十五餘萬

尤袤見民立祠 宋史

尤袤字延之少穎異蔣偕旣死呼為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高宗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為秦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鹽為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漕粟每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

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頽毀甚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秦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之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為少生祠

袁樞種木蔽民 宋史

袁樞字機仲孝宗時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為日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

楊簡廉儉見愛 宋史

楊簡寧宗時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私醴五百為群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

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綠道傾城哭送

范應鈐免租 宋史

范應鈐寧宗開禧中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寇甫平喜亂者詐為驚擾應鈐廉得主名梓而治之縣十三鄉寇擾者不時安撫使移司兼郡初責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既而復催以檢核之數應鈐力爭不從即詣郡自言反覆數四帥聲色俱厲應鈐從容曰某非徒為八鄉貧民乃深為州家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應鈐歎曰是使我重失信

於民也又力爭之訖得請民大感悅

董槐理枉脫桷 宋史

董槐字庭植寧宗嘉定六年登進士第調靖安王簿丁父憂去官十四年起為廣德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子桷私鑄錢結豪傑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為反者解說族矣槐曰吏明知獄有枉而擠諸死地以備於法顧法豈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頃之守以憂去槐攝通判州事歎曰桷誠枉今不為出之生無繇矣乃為翻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桷獄

孫夢觀遺表 宋史

孫夢觀字守叔理宗時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蓋以寵略彰仁賢逆貨財偏聚為言且謂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既易相

之後弊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蠲租稅省刑罰郡人徐清叟蔡杭以為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

張雄飛革宋弊寬刑獄元史

張雄飛字鵬舉世祖時為澧州安撫使時澧州初下民懷反側雄飛至布宣德教以撫綏之民遂安有巨商二人犯匿稅及毆人事僚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繩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雄飛曰吾非治匿稅毆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爾細民以乏食群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以強盜雄飛曰此盜食欲救死非強也寬其獄全活者百餘人澧西南接溪洞徭人乘間

抄掠居民雄飛遣楊應申等往諭以威德諸徭悉感服

立智理威安民元史

立智理威裕宗在東宮時為必閣赤典文書世祖至元十八年蜀初定帝閱其地久受兵百姓傷殘擇近臣撫安之以立智理威為嘉定路達魯花赤時方以闢田均賦弭盜息訟諸事課守令立智理威奉詔甚謹民安之使者交薦其能

張特立淳古見奇元史

張特立武宗時遷洛陽令時軍旅數起郡縣窘迫東帥紇石烈牙兀觴又侮慢儒士會移鎮陝右道經洛陽見特立淳古不禮之遽責令治糗具期三日足後期如軍法縣民素賢特立爭輸於庭帥大奇之

廉吏

勤政愛民奉公潔已著

劉寵選一大錢事文類聚

後漢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化召為將作大匠山陰五六老叟人持百錢以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遇聖明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李咸節儉歸還所賜事文類聚

後漢李咸孤特自立自大鴻臚拜太尉自任相位約身率下嘗食脫粟飯醬菜而已刺史二十石賤記非小事不發其以充乞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車而去

鄭渾名破交

鄭渾文帝時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滂百姓饑乏渾興陂塢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遂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渾清素在公妻子於饑寒

王遜駒犢還官晉書

王遜字邵伯郡察孝廉仕惠帝官至上洛太守私牛馬仕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朱脩之私償南史

朱脩之字恭祖宋文帝時為荊州刺史立身清約百城貺贈一

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但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顧憲之清美 南史

顧憲之字士思宋後廢帝元徽中為建康令至於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竭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劉懷慰示麥飯却鉤 南史

劉懷慰仕宋為尚書駕部郎為齊蕭道成心腹齊國建高帝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蘇州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教曰有文事必有武備

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脩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漑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敕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兖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

沈疇之知廉再任 南史

沈疇之仕齊武帝為丹徒縣令以清廉抵罪主簿傅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疇之性踈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武帝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疇之以手板四面指曰

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與言日止贊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来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孔奐却餉南史

孔奐字休文陳武帝時為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太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纒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辨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温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呂顯致民作頌北史

呂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燕主慕容垂以為河間太守魏道

武帝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呂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饑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

張膺清素北史

張膺魏孝文時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蘇採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忻心焉

孟信酬酢北史

孟信字脩仁仕魏從孝武帝為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慙慙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温之素木盤盛蕪菁藟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純聽耳酒既自



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狔進之酒盡方別

蘇瓊受瓜致梁北史

蘇瓊字珍之仕東魏孝靜帝為南清河太守郡人趙頴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頴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頴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頴瓜猶在梁上郡人相顧而去

辛術正刑不受賜北史

辛術齊文宣帝時為淮南經畧使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斬城二鎮將犯法辛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時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孟業辭償北史

孟業字敬業家本寒微少為鉅鹿郡吏性廉簡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鄭為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仁心勸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為中書令臨路啟韶云殿下若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書曰令我出都君便失接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今喫食肉恐致聚訟必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以馬死託肉為

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詔大致請讓

唐瑾載書北史

唐瑾字附璘周文帝時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竝沒為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賴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帙載之以歸或白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千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中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申徽賦詩見誦北史

申徽字世儀仕周明帝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

通飭遺微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竝寫誦之

趙軌惟受盃水北史

趙軌少好學有行於周蔡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隋文帝受禪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郟陽公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人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



宋仁宗時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州倅分珠獄發奏方入帝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曾鞏罷能疏直宋史

曾鞏字子固仁宗嘉祐二年中進士弟徙知福州福州無職田歲璣南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王獵清能宋史

英宗徙王獵為林慮令縣依山俗以菟田為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灌杜喬墓在境中往真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世自為清長官

張榮知金元史

張榮字世輝太祖時從諸王闕端淑宋棗陽仇城等三縣時河南民北徙至濟南張榮下令曰聞分屋與地居之俾得樹畜且以其殿最曠野闢為樂土是歲中書致績為天下第一李璿據益都私餽以馬蹄金榮曰身既許國何可擅交鄰境却之

博羅歡却金誅亞心元史

博羅歡畏谷兒幼子蘸木曷之孫瑣魯火都之子也世祖時諸侯王及十功臣各有斷事官博羅歡年十六為本部斷事官從世祖討阿里不哥數有功皇子雲南王愛哥亦為其省臣寶合丁毒死事覺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四人奏上皆不稱旨丞相線真以博羅歡聞帝可其奏博羅歡辭曰臣不敢愛死第年少不知書恐誤事耳帝乃以吏部尚書別帖木兒輔其行未至雲南寶合丁密以金六簪迎餽祈勿究其事博羅歡慮其握兵徼外

拒之恐致變陽諾曰吾橐不能容可且持歸待我取之博羅歡  
至則竟其獄誅毒王者而歸其金于省陛見帝顧謂線真曰卿  
舉得其人矣賜黃金五十兩

軒輶遺恩令以子鯁木昌

蘇莊曾大落之子也世居

軒輶遺恩令以子鯁木昌

蘇莊曾大落之子也世居

益格休顯以無報金幣曰  
其類最難理關兵樂土長  
南刃以我至齊南非榮不  
紫若宅世戰太既却發

111X  
4  
30